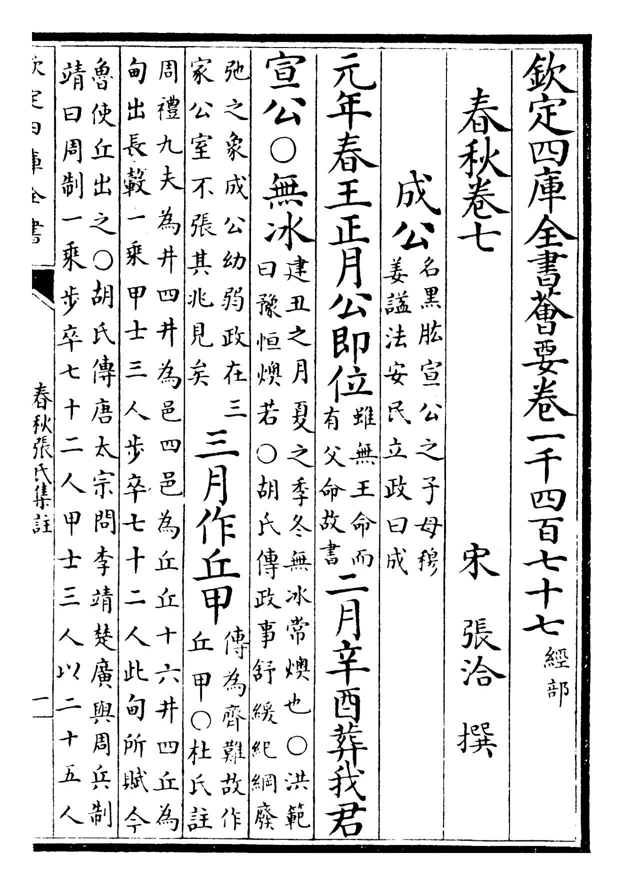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四百七十七 經部

春秋卷七

宋 張洽 撰

成公

名黑肱宣公之子母穆姜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雖無王命而有父命故書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 建丑之月夏之季冬無冰常燠也○洪範曰豫恒燠若○胡氏傳政事舒緩紀綱廢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兆見矣 三月作丘甲 傳為齊難故作丘甲○杜氏註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四丘為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胡氏傳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兵制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

為一甲凡三甲共出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令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增一乘乎每乘增一甲乎二者蓋未可知賦雖不同皆為益兵皆增三之一耳益兵禦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也○令案甲士三人者步卒七十二人之帥也二十五人為甲故每甲士統二十四人必無增甲士而不增步卒之理故知李靖所謂二十五人為一甲者其考周制詳矣胡氏以為每甸增二十五人而甸出四甲實一丘出一甲故曰作丘甲其說信而有證可以證古今之議而知魯變法增賦之實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赤棘晉地○傳闕齊將出楚師

夏盟于赤棘○胡氏傳行父以歸父之奔而齊人納之又懼晉人之討故往結此盟書及魯所欲也成公初立未有施舍已責逮鰥救乏之事既作丘甲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憤懟君父結盟主以挑鄰怨舉

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公穀並作貿○傳晉侯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弗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王人來告敗○程氏傳見桓五年○劉氏傳茅戎者何戎之別也此敗績也何以不言戰王者無敵天下莫敢當也莫敢當則其言敗績何天下之勢大矣非有能敗王之師者也王自敗也○常山劉氏曰王者不能以義征四夷迺徼戎以致敗豈不曰自取之乎聖人立法以垂後世示之以意而已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敗之道咸得而見矣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傳元年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二年齊侯伐我北鄙圍

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新築衛地○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人仲叔于奚救桓子桓子是以免○謹案易曰師左次无咎凡戰而不能勝者聖人立全師愛民之法所以重民命而存國體也良夫不從石稷之言必進而戰致敗君衆幾於喪身辱國此春秋所以辠良夫而以為新築之戰主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

首公穀作手○傳孫桓子還於

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獻子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胡氏傳大國三軍次國二軍此時魯之舊制猶存尺土一民皆屬公室行父僑如嬰齊各將一軍會戰臧孫許為晉師之道本不將兵特往來謀議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季孫一怒舉國興師四卿並出雖無人乎成公之側而不恤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四卿皆書非特詳內乃所以謹履霜之戒也

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鞌齊地○傳師從齊師于莘齊侯使請戰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癸酉師陳于鞌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左并轡右援枹

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韓厥從齊侯逢丑父與公易位韓厥執縶馬前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齊侯免韓厥獻丑父○謹案兵法爭恨小故不忍忿怒者謂之忿兵今晉為盟主興師討齊非有救亂誅暴之名而起於郤克使齊一怒之憤故春秋不以齊主是戰而以晉魯主之見晉魯衛曹之大夫為志乎此戰雖得一朝之勝不足道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袁婁穀梁作爰婁齊國治臨淄去雒陽東千八百里縣西有袁婁○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國佐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乎

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叔子為質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以其辭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乎袁婁而與之盟○今案晉所以令齊者恃其戰勝強力而以非義令之故國佐得以正義直辭責之而晉人至是義不勝而辭屈故國佐之至與屈完之來初若不異然齊桓仲中國之大義而屈完情屈而不敢校故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見義在中國而彼自服以求盟也郤克挾主盟之勢以行其私憤一旦戰勝而以不義求多於齊反為國佐以理折之而其氣遂餒書曰齊侯使國佐如師言齊非有誠服之心也曰及國佐盟于袁婁言汲汲在晉齊不得已而盟也王道曲直之繩墨觀於召陵袁婁之書曉然見矣

八月壬

午宋公鮑卒傳宋文公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汶陽案漢志魯國汶鄉縣顏師古曰即汶陽田今兖州泗水縣東南有汶陽故城○公羊傳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胡氏傳取者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曰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何異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也不然則侵小得之固有興滅繼絶之義矣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孟子語慎子曰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汶陽書取所損益可知矣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蜀杜氏註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魯地○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

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斵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胡氏傳魯以中國降班失列與夷狄之大夫會恥也此由季孫行父為上卿不能使其君安富尊榮其民免於侵陵特起於怨忮肆其禍心而不能忍也辱逮君父不亦憯乎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傳 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

書匱盟也於是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程氏傳楚為強盛陵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從與之盟約故皆稱人以見其衰弱責諸侯則魯可知也○蘇氏曰楚自城濮之敗不競於晉莊王雖入陳圍鄭及宋而未嘗合諸侯及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然其盟十一國也諸侯實畏晉而竊與之盟其後四十三年晉趙武楚屈建合諸侯於宋然後晉楚之從得交相見又八年楚靈王求諸侯於晉晉人許之然後諸侯始得從楚皆蜀之盟啓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傳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師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鄭皇戌如楚獻捷○胡氏傳夫討邲之役則復怨勤民非覲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

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辭于伐耳宋衛未葬曷為稱爵

辛亥葬衛穆公

〇

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

〇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者禰宮也迫近不敢稱謚不忍言也三日哭禮也何以書記災也

乙亥葬宋文公

傳始厚葬用蜃炭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〇胡氏傳天子七月而葬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卒七月而後葬故知華元之益其侈為無疑矣文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亡矣顧乃厚其葬送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哀世浸侈秦漢之間窮民力以事丘壠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豈不為永戒哉

夏公

如晉傳拜汶陽之田○謹案汶陽之田特書曰取足以見疆埸之令不出於王矣今為取田而往拜賜于霸國晉偃然受之而後年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足以見私情之納侮于晉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愚謂晉方怒鄭之不服其為國憂未有底止也乃怒許之不事已而使大夫動大衆以伐之特書大夫專伐之辠所以見其興兵之不度德量力也

公至自晉胡氏傳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所以詳書告至以著其辠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杜氏註汶陽之邑在濟北蛇丘縣今兖州龔丘縣也○傳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臨江劉氏曰曷為圍之叛也叛則何以不言叛內不言叛以為凡在已耳季氏患盜孔子曰茍子之不

欲雖賞之不竊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夫子以盜為不足患則叛未可誅無道不可殺則叛未足討也○胡氏曰復故地而民不聽命至命上将用大師蓋魯於是時初税畝作丘甲税役日重棘所以雖歸故國而不願為之民也與成公不知薄斂修德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必失之矣

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廧公羊作将穀梁作墻○傳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廧咎如潰○杜氏註晉滅赤狄其餘民散入廧咎如故討之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傳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将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

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呂氏曰先晉後衛視強弱云爾非以其至有先後也當是時諸侯之班序先後例如是○孫氏曰此公及荀庚孫良夫盟也不言公者二子伉也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親反要公以盟非伉而何故言聘言盟以惡之

鄭伐許　程氏傳鄭附於楚一年而再伐許故夷之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傳通嗣君也○杜氏註蓋宋共公初即位故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　傳歸叔姬故也○杜氏註將出叔姬先脩朝禮言其故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　傳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

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愚案晉景公勝齊而驕魯欲叛之也

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傳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乃止

冬城鄆鄆公羊作運後同○任公輔曰魯西邑東郡廩丘東有鄆城即西鄆後漢志屬廩丘今濟南府鄆城縣○杜氏註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

鄭伯伐許傳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鉏任泠敦之田○程氏傳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何氏註喪未踰年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曰來歸杞叔姬嫁不書蓋嫁時杞伯未為君也嫁而得辠於夫家則有七出之義書曰來歸雖諸侯之尊當謝不教而受之也

仲孫蔑如宋報華

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首公羊作秀○穀齊地○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

梁山崩

梁山見詩韓奕篇今同州韓城縣有禹貢梁山○傳梁山崩晉侯召伯宗伯宗問絳人曰將若之何對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伯宗以告而行之○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胡氏曰絳人之言於禮文備矣古人遭變異而外為此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憯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存其可

忽諸秋大水山崩大水陰盛之徵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也魯不會不書葬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杜氏註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傳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難○泰山孫氏曰天王崩晉合諸侯同蟲牢之盟不顧甚矣○胡氏傳聞天王之訃不以所聞先後而奔喪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武公名敖周公九世孫成公之十一世祖也○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常山

劉氏曰王制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曰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然則諸侯宗廟古有彝制過則毀之不可復立也武宮之毀已久而輙立之非禮明矣○劉氏曰魯諸侯也借天子之禮雖欲尊其祖鬼神不享也而學者習於魯之故更大而稱之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人之迷固久矣夫其以借為典也此乃春秋所由作也○愚謂觀春秋之書法與祭法之論廟制則武宮之立與煬宮同於失禮違制斷為可知明堂位之言其為俗儒之論明矣甚矣其亂聖制而誤後學也

取鄟

穀梁傳鄟國也○胡氏傳鄟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傳晉伯宗夏陽説衛孫良夫寗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蘇氏曰晉將復會諸侯宋人辭以

難故使衞與魯更侵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傳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壬申鄭伯費卒鄭悼公也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師師侵宋傳晉命也○胡氏傳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上三年嘗同伐鄭次年華元來聘又次年仲孫蔑報華元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受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辠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辠之也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傳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胡氏傳楚僭王號聖人僭諸夷狄而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為是帥師又因其

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無貶詞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書欒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辠著矣冬季孫行父如晉傳晉遷于新田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帥師救鄭救公羊作侵○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武子曰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胡氏傳此春秋所以善欒書也兩軍相加兵刄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次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孔氏曰李巡云鼷鼩一名鼷鼠孫炎曰有螫毒如鼠狼免放牛也○穀梁傳過有司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許氏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亂象已著國將無以事天也

吳伐郯

吳國杜氏註吳郡也○今案吳郡是為平江府郯已姓國秦有郯郡漢屬東海郡故城今在淮陽軍下邳縣北○傳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胡氏傳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大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案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寖

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皆春秋之制仲尼之法也○許氏曰吳自壽夢得申公巫臣而為楚患夷狄相攻不志也伐郯之役兵連上國於是始見於春秋志入州来著十五年之

夏五月曹伯來朝曹宣公也不郊猶三望所以會鍾離也見僖三十一年宣三年註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傳楚子重伐鄭師于汜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傳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胡氏傳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所謂不待貶絶而皐自見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以美之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同盟義見莊十六年晉以齊鄭之服故舉同盟之禮也

公至自會○吳

入州來杜氏註州來淮南下蔡縣是今屬壽州○傳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乗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於是始大通吳於上國○愚案吳之始大豈特楚之患哉僭王而病中國亦晉有以啓之也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傳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泰山孫氏曰汶陽之田齊所侵魯地也故二年用師于齊而歸之今又使穿言歸于齊非正也魯之土地天子所封非晉侯所可得而制也晉侯使歸之于齊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以惡之○常山劉氏曰歸之于者歸不以道與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同義○愚案前此取

汶陽田出於晉命矣不曰使來言又嘗為杞取成矣不曰使來言蓋歸所當得取所當有皆義也制命以義霸主之常事也諸侯之所以宗晉以為盟主亦曰以義制其予奪而已今汶陽之歸徇私而不公比強而陵弱反已成之制命而自亂之故書來言以著其不得為制命書歸之于以著其不當予而晉與魯之辠咸見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許氏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之所矜也

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杜氏註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胡氏傳禮不可略亦不可過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公孫壽卿也使來納幣過於厚矣魯侯致厚其女而不知越禮踰制非所以重大昏也故經悉書之以為後戒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傳晉趙嬰通于趙莊姬五年原

屏放諸齊今年莊姬為趙嬰之亡譖于晉侯曰同括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謹案晉侯聽譖殺二大夫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同括為大夫不能閑有家以致生亂又不能防閑莊姬使其譖得行以殺身喪家失以知御人之道故書名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賜公穀並作錫書天子則以加賜當從左氏○臨江劉氏曰或言錫命或言賜命錫命者爵也有加而賜所謂賜命者也古者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五命故賜者謂有加也以義觀之錫命者其世世相襲衮不廢矣賜命者服過其爵所以章有德也成公未有大功明德而服過其爵僭賞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陸氏曰外諸侯夫人書卒者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內女之不書卒者時魯君非其兄弟及兄弟之子諸侯無大功以下之服故也杞叔姬雖出猶書為喪歸杞

故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燮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季孫使宣伯會伐郯○河東薛氏曰吳伐郯而不能救服吳則伐之諸侯無所措手足矣○胡氏曰晉不足以主諸侯矣魯知其不可而從伐亦見其不能自立也

衛人來媵杜氏註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所以廣繼嗣也魯將嫁伯姬於宋故衛來媵之○程氏傳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其賢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乎或曰魯女之賢安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固為之擇賢小君則諸侯賢女當自聞也○公羊莊十九年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夫諸侯一娶九女今衛晉齊三國來媵則是娶十二女故備書之以見踰制

○胡氏曰經有因貶以見褒者來媵是也諸國爭媵豈非伯姬不妬忌之行已信於人哉故此書譏三國之踰制而因以著伯姬之以賢聞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羊傳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内辭也脅而歸之也○啖氏曰出婦未反而逆其喪非禮也○陸淳曰禮有婦既練而反未練而出然則出婦有反歸之禮但女嫁未三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今叔姬生未反於杞而死反葬故曰非禮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蒲衛地今開封府長垣縣古蒲邑○傳為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

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今案此晉因諸侯之貳不自反其失信反汶陽之非而復假同盟之禮以威制而約束之然自此鄭魯俱有叛晉之心執鄭盟魯紛紛甚矣治人不治反其智同盟豈所以一諸侯哉

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何氏曰婦人三月而廟見稱婦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人操禮致之○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敢拜大夫之重勤○孫氏曰致女使卿非禮也○今案納幣致女皆過乎厚伯姬雖賢而禮有常法不可過也觀左氏載穆姜之辭則前後越禮皆穆姜之意與

晉人來媵 注見衛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

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胡氏曰稱人以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歸諸京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而不書者鄭既背夷即華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是利之從也故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杜氏註鄆莒別邑○任公輔曰東鄆也○傳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

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胡氏曰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不去則是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者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修城郭信無備矣然兵加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則昧於為國之本也雖陋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日以謹之者以明固本安民為政之急也

秦人白狄伐晉

傳諸侯貳故也○胡氏曰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稱人貶辭也晉既失信復聽婦人讒說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

鄭人圍許

傳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愚案君在外而興師以復怨大臣之辠也

城中城

中城在東海廩丘縣西南○胡氏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

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其說是矣莒雖恃陋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潰寇亦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備守益微矣

十年春衛侯之弟黒背帥師侵鄭傳衛子叔黒背侵鄭晉命也○胡氏曰其曰弟者子叔黒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其弟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强也○公羊傳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師氏曰卜至於五其瀆甚矣皇天饗道果可以僭而徼其吉邪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公子班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

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鐘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齊人來媵公羊傳三國來媵非禮也丙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傳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胡氏曰如傳之說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不以為辱而可書乎○臨江劉氏曰曷為不言葬晉侯不與葬晉侯也曷為不與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公之葬晉侯非禮也以謂唯天子之事焉可也冬十月公羊無此三字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泰山孫氏曰公留晉凡九月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犨公羊作州後同○傳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

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犨來聘且涖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傳季文子如晉且涖盟也

○謹案公之至自晉也既受盟矣及季文子之聘也亦且涖盟焉春秋皆不書而獨書郤犨之涖盟何也蓋成公自汶陽之歸齊欲貳晉而不果然嫌隙竟章無以自明晉因公之朝而止之數月公請受盟而後使歸又使郤犨來聘既聘而涖盟魯使行父往則又從而盟之據強大之勢要君臣之盟皆魯之恥也惟犨聘而盟春秋以荀庚孫良夫之例而書之若成公之受盟與行父之涖豈能得晉君而盟之乎亦大夫盟之耳不書而諱皆魯之恥故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傳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襄陵許氏曰魯蓋激於晉之德禮不施將貳于齊而未能者與○愚案僑如之聘蓋謝戰鞌之師指歸汶陽之憤而行之迫於晉之辱而不能已者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輿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穀梁子曰周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范氏曰上謂襄王出居於鄭下謂今周公出奔也○許氏曰平桓之詩夷于國風是以春秋王公書出也雖然各一見而已後不復書以存周也○愚案盟誓衰世之事劉子奉王命以復周公而盟之於君臣之道兩失之矣周公復背盟而出奔故書出以絕之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澤公羊作沙澤地闕○傳七年鄭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晉使歸求成于楚華元因是合晉楚之成晉士燮楚公子罷盟于宋西門之外曰晉楚無相加戎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交剛地闕○傳狄人間宋之盟侵晉而不設備秋晉故也

人敗狄于交剛○穀梁傳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臨江劉氏曰夷狄者春秋之所外也所外者將以力治之中國禮義之邦故不結日不偏陳雖有道猶惡之夷狄不可教以禮義其來為寇能勝之而已矣雖不結日不偏陳無譏也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自齊桓以來召兵侵伐雖不出於王命然攘夷討辠為中國舉猶足以令諸侯也今晉以私怨報秦則其義不足以令諸侯矣故懼其不從而卑詞以乞之聖人直書以見其舉事不公自貶霸體也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傳公如京師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伐秦晉侯使呂相絶秦秦桓公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既

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杜氏註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也○程氏傳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愚案諸侯朝王之禮載於儀禮之覲禮詳矣自隱以來未始行也諸侯已絕迹於京師者一百餘年今魯從諸侯伐秦未有不由周者秦之伐鄭過周北門則晉鄭與魯可知也故魯與諸侯因講朝禮於京師而後同劉子成子為伐秦之行春秋以諸侯事周之禮久闕而因行於伐秦之役若沒而不書是盡廢其僅存之禮也若書以為朝于京師則是舉百年之墜典亦非其實也故書如京師而不言朝以見其行禮之不專書自京師會諸侯伐秦以見諸侯之行止為伐秦而不為京師也而劉子成子之在會亦削而不書則晉無請命之實意朝王之專禮而霸主違典禮以遂私意摟諸侯以輕王室之卑具見矣○泰山孫氏曰周官六年五服一朝王時巡諸侯朝于方岳未有因諸

侯伐國過京師朝王之事故書晉使來乞
師公如京師自京師遂伐秦以惡之也

曹伯廬卒于師

盧陸德明云左氏本亦作盧○傳曹宣公卒于師曹
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
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
請俟他年○劉氏曰諸侯卒於師曰師卒於會曰會正
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上書如京師而以伐秦為遂事
春秋所以明朝王之當重也今
書以伐秦致明諸
侯以伐秦為重也

冬葬曹宣公

傳宣公既葬子臧將亡
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
懼告辠且請焉
乃反而致其邑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莒季佗也○徐邈曰葬
稱謚而莒行夷禮君終
無謚故例之於楚
不書葬終春秋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傳衛侯如
晉晉侯強

見孫林父焉不可衛侯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衛侯見而復之○襄陵許氏曰人臣不惟義之為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已此能為逐君之惡者也惟辨之不早是以衛獻至於出奔禍兆此矣歸易辭也自晉奉之故也○愚謂此非特辠衛之不早辨晉之政在大夫亦自此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逆公夫人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傳鄭子罕伐許戊戌鄭伯復伐許許人平以叔申之封○襄陵許氏曰鄭偪許楚因鄭以國大小力強弱更相吞噬東夏一道而人理盡矣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僑如不氏一事再見者卒名也稱婦宣公夫人穆姜尚存故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傳衛侯有疾立敬姒之子衎為太子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

之不哀也不納勺飲歎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置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公孫嬰齊也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走之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胡氏傳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以後歸父則弟不可以為兄後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禮也故書仲嬰齊以辠之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傳會于戚討曹伯負芻也執而歸諸京師○程氏傳負芻

弑世子自立既三年諸侯與之盟矣方執之稽天討也○蘇氏曰稱侯以執執有辠也歸于京師禮也春秋執諸侯多矣惟是為得禮○愚案春秋書執曹伯而爵厲公又書歸于以見其事之順然猶不捨曹伯之與盟者以為先執曹伯以令諸侯然後盟之乃盡善也觀曹人請君于晉曰若有辠則君列諸會矣由一舉措之不當遂開釋姦之門此豈小失哉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共公

楚子伐鄭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不可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欒書欲報楚韓厥曰無庸使重其辠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三月而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傳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

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辠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以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奔楚○蘇氏曰元將討山而力不能討故出奔奔而國人許之討然後歸故其討之也族人莫救書法如此言其出入之正是以能討山也使元懷禄顧寵重於出奔必不能討矣山實有辠而稱國以殺何也殺一大夫而國幾於亂非政也○愚案春秋襄三十年鄭良霄之奔其奔而歸也逆順與華元不同而書

法亦異良霄之入不再叙而曰入逆也華元再序以與之又書曰歸則其或出或處之正從可知矣故例外通類而後例中之法可見也

宋魚石出奔楚

傳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睢上華元止之不可乃反而決睢澨閉門登陴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劉氏曰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蕩氏汰而驕共公已葬欲逐華元元自晉歸使國人攻桓氏殺蕩山黜魚石國然後定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鍾離楚邑淮南縣今濠州城下縣故鍾離國嬴姓後為楚邉邑○傳始通吳也○杜氏註吳未嘗通中國今始來通晉帥諸侯之大夫會之故殊會○程氏傳吳益強大求會于諸侯諸大夫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穀梁傳會又會

外之也○胡氏曰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同也會吳意在賤夷狄而皐諸侯與之會也以太伯至德實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室之伯父也至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竊僭王號不能居中國之爵耳成襄之間中國無霸齊晉亦俯首南向親吳聖人傷之故特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許遷于葉

葉今汝州葉縣○傳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楚公子申遷許于葉○今案葉近楚而楚遷之以自近中國之盟主不能安小國而使之昵夷蠻以求安春秋深以著小國之失所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傳雨而木冰也○何休註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冰脅木者君臣將困於兵之徵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傳滕文公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傳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

于武城夏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傳晉侯將伐鄭使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程子曰時以穆姜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期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鄢陵鄭地後漢郡國志潁川鄢陵晉敗楚之地今東京開封府鄢陵縣○傳晉侯將伐鄭乃興師楚子救鄭司馬子反將中軍過申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民生敦厖和同以聽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弃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辠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

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恥也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及戰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韓厥郤至從鄭伯石首御曰衛懿公惟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石首以鄭伯免唐苟死之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雞鳴而食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明日復戰王聞之召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子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穀梁傳曰事遇晦曰晦楚不言

師君重於師也〇公羊傳楚何以不言師王痍也王痍者何傷乎矢也〇劉氏傳戰而言及者主是戰者也猶曰晉侯為志乎此戰也云爾〇胡氏傳當是時兩君相抗勝負未決晉之捷也亦幸焉爾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有立軍門之戒也楚雖敗而勢益張晉遂怠而君驕國亂此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傳楚師還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辠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〇蘇氏曰公子側鄢陵之敗師也楚以一敗殺之故稱國以殺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沙隨宋地〇杜氏註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今棠寧陵本朝熙寧間撥屬拱州〇傳戰之日齊國佐至于師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

其室將行穆姜送公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公宮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主東諸侯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穀梁傳不見公者可以見也可以見而不見譏在諸侯也○程氏傳晉侯聽譖怒公後期故不見公君子正己而無恤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為非矣彼曲我直不足為恥也○常山劉氏曰夫子於魯事有可恥者必為之諱君臣之禮也若我無失道而横逆所加則不諱今晉怙強而不見公我何辠故直書以辠諸侯也

公至自會內有穆姜之難外不見於霸主故危之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傳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

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為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諸侯遷于潁上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曹伯歸自京師

傳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先君無乃有辜乎若有辜則君列諸會矣君惟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陸淳曰曹之辠大矣晉侯討而執之以歸京師王不能定其辠失政刑也○程氏曰王未嘗絕其位故書歸自京師王命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苕公羊作招苕丘晉地○傳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九月晉人執季

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于晉○程氏傳賓之于苕丘也○杜氏註舍之于苕丘明不以歸○臨江劉氏曰稱人以執者非伯討也此其為非伯討奈何晉侯用叔孫僑如之譖不見公執季孫行父執之者以歸也歸而未至故不可言以歸而著舍之于苕丘焉此春秋别嫌明微慎用獄之意也○謹案舍去聲或作捨非也下書行父盟郤犨則著其釋行父矣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傳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弃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

公至自會 君臣同出以君致也伐鄭不致而致以會著公之危不在於伐而在於會也

乙酉刺公子偃 杜氏註偃與鉏俱為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謹案同刺大

夫也公子買言不卒戍言非其辠而加之也偃止言刺言當其辠也此内殺大夫有辠無辠之别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公羊作結誤○傳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傳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杜氏註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傳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陸淳曰不重言諸侯譏尹子單子與盟○蘇氏曰齊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尊周也柯陵之會尹子單子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為常非禮也○謹案晉厲公憤鄭之不服而假同盟之禮以約束諸侯然不知無益於鄭之叛而自取

盟王官之辠此同盟之所以書也秋公至自會不以伐致而以會致蓋公之得辠於晉未久而晉侯自是益驕則公之危不在于伐而在于會會以得免於霸主為幸則致必以會録也齊高無咎出奔莒傳齊慶克通于靈公母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讁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襄陵許氏曰靈公不公其聽自泚帷牆奔其世臣以長禍亂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哆兮侈兮成是南箕悲夫唯巧言能使閉門索容者為將不納君也九月辛丑用郊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高郵孫氏曰王者春郊正月以祈穀秋郊九月以報功春曰圜丘秋曰明堂后稷圜丘之配文

王明堂之配魯之郊配后稷而不曰文王焉蓋其郊止於祈穀而報功之郊不行也春秋卜牛于正月三月在滌則春秋之正月夏時之十一月也十一月而養牛則二月可以郊矣然則魯之郊用夏時之二月不敢並天子之時又殺之也春秋之九月夏時之七月以為祈穀則已晚以為報功則太早又魯之不當行者故特書用以譏之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師氏曰請王命以討有辠宜糾合諸侯以尊王命奉辭以往無敢或後可也乃使大夫乞師於魯邾以盟主而乞師巳為卑辱況以王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其卑王室以誤寵諸侯也甚矣夫欲仗天子之威以討叛伐貳而乃先為此卑辱欲望鄭畏威得乎哉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傳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泰山孫氏曰鄭與楚比周晉侯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伐之不能

服中國不振可知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脤公羊作軫穀梁作蜃貍脤地闕○蘇氏曰嬰齊從於伐鄭還而道卒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案下十有二月丁巳朔則壬申非十一月失之矣○劉氏曰春秋故史也有所不革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　傳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郤犫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五與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譖諸公公怨郤至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

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殺駒伯苦成叔温季逃矯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刼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内為軌御姦以徳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徳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徳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謹案郤氏雖多怨而既為大夫則君之股肱也厲公不正名其有辠無辠而用嬖幸胥童長魚矯之計一朝殺三卿又刼欒書中行偃能無及乎此春秋所以列書而深辠之也或曰晉至此時六卿之埶已成矣厲公之討將以強公室也縱而不治則臣強君弱將若之何不知事有機括政有要領正君道以御其臣初不在於多殺也我太祖皇帝舉五代總兵專國之強臣使之辭兵柄解重權於一夕指麾之間蓋得其機據其要而彼之心説誠服自不容已也何乃以多

殺立威而求安乎春秋皋厲公之殺三卿

楚人滅舒庸舒庸任公輔曰東夷偃姓之國地譜廬州城下舒城〇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而卒以自及其示後世御臣之法至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傳欒書中行偃殺胥童〇愚謂三郤之死皆胥童道厲公為之故以累上之辭書也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愚聞之師曰稱國以弒者衆弒其君之辭也執弒之晉之大臣欒書中行偃也曷為不言二臣弒之孟子論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厲公之過大矣昵用小人殺戮無辜舉朝諸卿不保首領書偃晉之世臣以社稷為心尚可以行易位之權而遽弒之夫二人嘗以君事之矣故稱國以弒分其惡於衆也悼公逐不臣者

七人而不誅書偪非里克甯喜之比故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傳十七年齊侯使崔杼為大夫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今年正月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弃命專殺以穀叛故也○愚謂無咎奔於去年之秋而鮑牽刖齊靈公可以省毋言之是非矣國佐叛而後復之意靈公非不知國佐之直而慶克等之內亂宮闈也卒殺國佐則靈公之知又下魯成公數等矣保姦如此因慶克以成慶封黨賊之禍慶封逐而政卒歸於陳氏皆靈公蔽塞聰明惟婦言是用所致也國佐不能見幾而去以邑叛君又仕危亂之朝身死宮闈非不幸矣

公如晉○夏

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彭城宋邑今徐州彭城縣○傳鄭伯

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宋人患之西鉏吾曰楚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非吾憂也晉必恤之○胡氏傳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欒盈魚石是也○蘇氏曰公孫寧儀行父言納而魚石不言納蓋楚莊誅陳之辠人疑若無辠故書納以正其辠魚石之書復入而先言楚鄭之伐已著其納亂臣也故不言自楚而特書復入然不言叛者復入而將以亂國非直叛君而已故魚石欒盈之辠重於趙鞅宋辰也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傳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伯來朝傳杞桓公來朝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乎驟朝于晉而請為昏

八月邾子來朝傳邾宣公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杜氏註築牆為鹿苑○穀梁傳

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許氏曰大夫擅國威權日去而公務自娱於鳥獸草木是謂寘豫在上何可長也○謹案孟子謂齊宣王曰臣聞郊關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穽於國中成公之鹿囿雖未至此然後日之築郎囿蛇淵囿亦師師非度至戰國而極耳勞民以獨樂此春秋之所謹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正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傳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厥為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魴公羊作彭○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從之○襄陵許氏曰悼公復興霸業而乞師猶循厲之故事元年而後遂無乞師則召兵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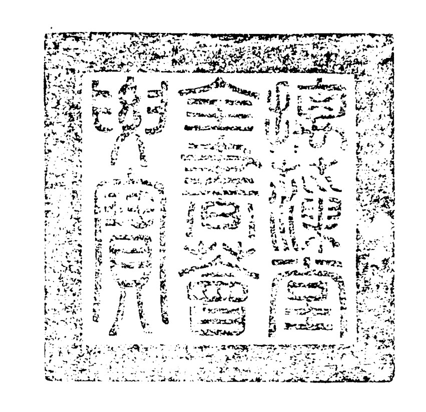
矣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虛朾地闕○傳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襄陵許氏曰襄公不會在喪故也悼之所以仁諸侯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傳書順也○杜氏註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静世適承嗣書順也

春秋卷七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監生臣李春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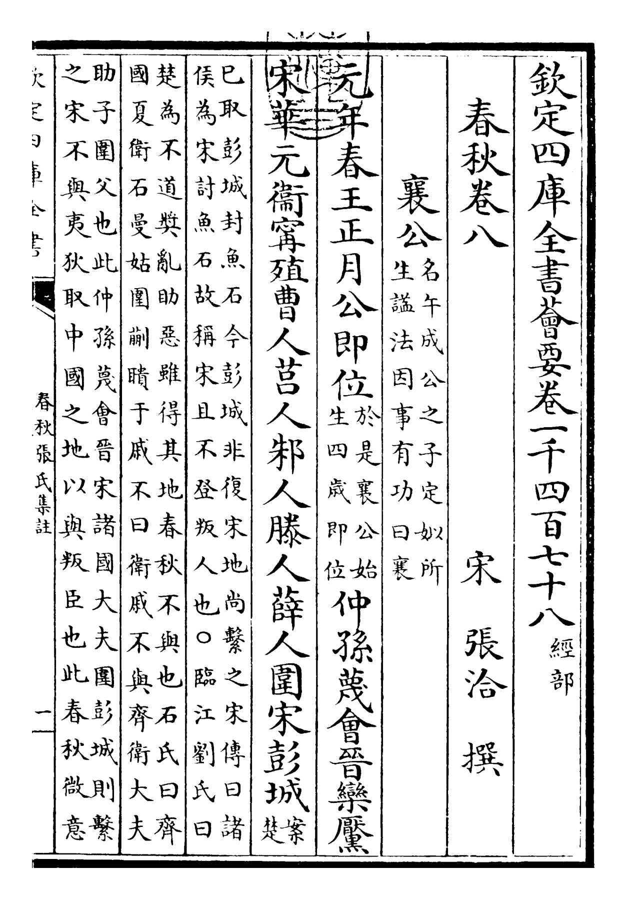
謄録監生臣趙興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張氏集註卷八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四百七十八　經部

春秋卷八

宋 張洽 撰

襄公 名午成公之子定姒所生謚法因事有功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於是襄公始生四歳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案楚已取彭城封魚石今彭城非復宋地尚繫之宋傳曰諸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臨江劉氏曰楚為不道獎亂助惡雖得其地春秋不與也石氏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圍蒯聵于戚不曰衛戚不與齊衛大夫助子圍父也此仲孫蔑會晉宋諸國大夫圍彭城則繫之宋不與夷狄取中國之地以與叛臣也此春秋微意

之見於筆削者也○傳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置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太子光為質於晉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韓厥公羊作韓屈下同鄫公羊作合○鄫鄭地杜氏註在陳留襄邑縣東南○傳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楚子辛救鄭侵宋鄭子然侵宋取犬丘○胡氏曰楚人釋君助臣事已悖矣晉於是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次鄫援之故義而行者也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鄭本為楚以其君故集矢於目是以不貳于楚弃華從夷不能裁之以義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故削而不書

九月辛酉

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泰山孫氏曰天王崩邾子晉衛之來朝聘皆不臣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五月葬速也鄭師伐宋楚令也杜氏註以彭城故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成公夫人齊姜也○傳齊姜薨初穆姜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非禮也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六月庚辰鄭伯睔卒傳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惟二三子○胡氏論鄭從楚見上公子壬夫侵宋註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傳晉師侵鄭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杜氏註宋雖非

郷師重故序衛上晉伐喪非禮也愚謹案士匄侵齊聞喪而還春秋與之則茲伐喪之皐不待貶而見矣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傳會于戚謀鄭故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己丑葬我小君齊姜杜氏註齊謚也三月而葬速叔孫豹如宋○叔孫豹僑如之弟傳通嗣君也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虎牢故東虢之邑鄭滅虢為制邑秦漢為成皐東有汜水今孟州汜水縣有故

虎牢城○傳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陸淳曰諸侯之大夫取他國之邑相與城之非正也城虎牢可以安中國息征伐故聖人許之不繫於鄭也○愚謹案虎牢所以不繫鄭者鄭人背華即夷黨楚以為中國患悼公動天下之諸侯以討之而負固自若故從孟獻子之謀城其巖邑以制之以伯主而討不服從之國地非鄭之所可私有故彭城非宋有也伯主為宋討則繫之宋虎牢鄭地也以中國當討鄭而不繫之鄭皆春秋明王制以示予奪之正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逼子重子辛楚人殺之○劉氏傳嬰齊壬夫畏其偪而殺之也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傳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使鄧廖帥組甲三百

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吳人伐楚取駕子重病之遇心疾而卒○許氏曰大臣相殘又外結吳怨共王之所以不振也

公如晉傳始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長樗近晉之地○蘇氏曰晉侯修禮于諸侯故去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樗○傳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愚謂孟獻子魯之賢大夫尚不知君臣之義以相其君所謂不知先立乎其大者春秋諸賢之同病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杜氏註在廣平曲梁縣西南任公輔曰案地譜一名雞丘今洛州永平縣○傳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

使士匄告齊曰寡君以歳之不易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耏外六月已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今按晉悼公始合諸侯尊王室而盟單子與桓公首止葵丘異矣故書諸侯會而已未同盟于雞澤所以譏其儕王官於諸侯俾下同於歃血其事不足乎揚故不再言雞澤而例之於新城同盟之書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傳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穀梁傳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泰山孫氏曰諸侯既盟而袁僑至無盟可也已未諸侯盟戊寅大夫又盟是大夫強諸侯始失政也至溴梁之盟曰大夫盟而不復言諸侯之大夫則政在大夫矣

○胡氏曰陳久叛中國而從楚不堪其侵欲然後求盟於晉悼公立已四年復脩霸業其從之也不已晚乎悼公盍亦增修德政而謂袁僑曰諸侯之盟事畢矣而吾子始來若再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是瀆之也且吾子以帝王之胄習於禮義害楚之政背夷即華此諸侯之願寡君之欲也雖微盟誓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其惟同心糾逖王慝厚禮遣之使往報焉足矣奚必汲汲使大夫盟之哉書大夫及袁僑盟卑晉也

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傳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荀罃悼公之賢大夫也偶見陳人之服不能輔悼公益修德以保陳陳固則許何患其不來今遽帥師以問罪於許規模欲速宜其并陳不能保也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傳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

於朝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夏楚彭名侵陳

夏叔孫豹如晉傳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姒公羊作弋下同杜氏註成公妾襄公母姒杞姓○傳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已樹六檟于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

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襄陵許氏曰傳載季文子欲不以夫人禮葬定姒志復古也而不得已於人言卒夫人之觀此踰月而葬蓋禮略也

冬公如晉傳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𦤎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

侯許之　陳人圍頓　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傳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案子國即子產之父鄭僖公初即位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傳穆叔覿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劉氏傳此鄫世子巫也曷為與叔孫豹如晉鄫屬於魯為之附庸故相與往見于晉也鄫曷為為附庸於魯鄫不勝莒魯之患求為附庸以自定諸侯死社稷正也不能守其國以卑其宗廟鄫失正矣天子建附庸非天子命而私有之魯失正矣臣不能以矯其君子不能以正其父故曰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猶吾大夫焉交譏之○襄陵許氏曰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如此春秋蓋傷之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道公穀作稻善道吳地穀

梁曰吳謂善伊謂稻緩○杜氏註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言及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襄陵許氏曰晉楚爭衡權之在吳故晉急吳如此案成九年為蒲之會將以會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前三年悼公盟雞澤使荀會逆吳子而又不至故此年使魯衛先會之于善道凡此皆往會之也至秋戚之會序吳於列而不復殊者因其來會也由此觀之則凡序吳者來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悼公初立其風聲所及遠人慕之故吳有志於親中國辭謝雞澤之不會而請聽後會之期悼公告以會戚之期而聽其自來足矣至使魯衛特往會之則是以中國大邦而為蠻夷屈此二大夫會吳之所以特書也

秋大雩傳旱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傳楚子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

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乎不刑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杜氏註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鄢陵殺子反及公子申壬夫八年之中殺三卿故君子以為不可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傳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愚謂戚之會因吳之來而命戍陳自桓文以來所以服陳者未聞以兵守之也士匄知戍陳之非長策是以有喪陳之嘆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晉為安陳之計如此何以能保陳乎

公至自會○冬戍陳傳諸侯戍陳○公羊

曰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穀梁曹伯下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八字○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於城棣以救之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書勞也辛未季孫行父卒傳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傳杞桓公卒夏宋華弱來奔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司城子罕曰同皋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皋孰大焉亦逐子蕩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莒人滅鄫傳鄫恃賂也杜氏註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案呂氏以為鄫莒小國而自相滅亡蓋是時禮義衰絶滅國之大惡以為常事皆目見之熟而莫之顧也愚謂晉女叔齊對平公治杞田之問以為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然則晉蓋呑滅之首也固無以正諸侯之相滅豈特目見之常事哉宜晉悼雖賢終無以戢諸侯之相滅也冬叔孫豹如邾傳穆叔如邾聘且脩平季孫宿如晉宿行父之子○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愚案晉人不討莒而討魯可謂偏矣宜其無以正小國之皋也○襄陵許氏曰魯既世卿而大夫無復三年之喪哀典廢於下矣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傳萊恃謀也初二年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齊師乃還五年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今年三

月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萊共公奔棠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公羊傳國滅君死之正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傳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小邾子來朝傳小邾穆公亦始朝公也城費費今沂州費縣季氏之邑○傳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胡氏傳行父相三君而無私積固忠於公室而不顧所食之邑也行父卒宿之不忠遂專魯國之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興師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至於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之戒

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秋季孫宿如衛

傳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

楚公子貞師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鄬穀梁或作隔鄭地○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杜氏註謀救陳陳侯逃歸故不書救

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公羊穀梁頑作原鄵作操○公羊傳操者何鄭之邑也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欲與楚鄭伯曰不可於是弒之曷為不言大夫弒之為中國諱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穀梁傳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卒之

名也卒之名則曷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襄陵許氏曰辭繁而不殺曰如會曰未見諸侯善其志在於見諸侯也謹案左氏傳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於諸侯考三傳之說則鄭僖公之為弑也明矣弑而書卒若如左氏所言而從其偽赴以隱之是春秋之作乃為亂臣賊子之地而非彰善癉惡之書也獨公羊以為為中國諱而穀梁以為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者其諸聖人之意蓋出於此乎天下之大分中國夷狄君子小人是也春秋為賢者諱蓋因其志於中國之善類不幸而無臣以輔佐之至於不得其死聖人為之隱其不幸而成其考終命所以垂世立教廣為善之門也

陳侯逃歸

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

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胡氏傳諸侯戍陳令尹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大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弃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弃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故書逃歸以臯之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傳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燮穀梁作濕○傳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謹案僖公方葬楚方睥睨鄭人之不服而欲討之今乃不能遠圖先侵蔡以挑楚故書

人以賊之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邢丘任公輔曰故邢國河內平皋縣也邢自邢丘遷襄國又遷夷儀○傳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泰山孫氏曰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孫宿會者襄公微弱政在季氏故也晉為盟主弃其君而與臣何以宗諸侯此晉侯之惡亦可見矣○胡氏傳大夫稱人貶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自為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寶也朝聘事之大旨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貶諸大夫以謹之也○謹案會

而使大夫聽命自齊桓北杏始春秋之法必辨等列以大夫而會諸侯未有不人之者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而革霸者苟且之政也

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

傳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謹案莒人滅鄫而魯不敢爭霸主不討所以興伐魯疆鄫田之師也

秋九月大雩

傳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傳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胡氏傳鄭介大國之間若能任仁賢明政刑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隣必能保國楚雖大何畏焉乃加兵于蔡以怒楚所謂不修德而有武功也故國人皆喜而

子產獨不順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侵蔡以皐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実平而不書見鄭之屈服于楚而不信也

晉侯使士匄來聘傳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

九年春宋災公羊作火天火曰災來告故書

夏季孫宿如晉傳報宣子之聘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宣公夫人成公母穆姜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巳亥同盟于戲戲鄭地○傳諸侯伐鄭甲戌師于汜令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

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鋭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同盟于戲晉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門其三門次于陰口而還○胡氏傳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陳之法以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得善勝之之道矣

楚子伐鄭

傳楚子伐鄭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惟強是從乃及楚平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衞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柤楚地後漢彭城國傅陽縣有柤水○杜氏註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穀梁作傅○偪陽杜氏註彭城傅陽縣今徐州沛縣○傳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辭乃予宋公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襄陵許氏曰晉之威德未能服遠躬率諸侯涉楚會吳而因道用師滅人之國恃衆剽利無復伯討則中國之禮義盡矣夫何以昭格荒服甚之故日而志之也

公至自會

穀梁傳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鄭伯逃歸陳侯致祖之會存中國也范氏說有善事則并焉猶侵蔡蔡潰遂伐楚是并也無善事則異之謂如今年會吳甲午遂滅偪陽若會與遂異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傳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圍宋門于桐門

晉師伐秦傳九年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今年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傳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吕氏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為之也春秋不改所以

示讖言上下之無禮文專以強弱事勢為先後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騑公羊穀梁作斐○傳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師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子孔知之故不死○程氏傳不稱大夫失卿職也愚謂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公子騑之辠也鄭成公卒之初諸大夫欲從晉矣公子騑以官命未改止之及鄭之從僖公如會以從中國而騑弒之及楚子囊伐鄭子展欲堅守以待晉而騑請從楚以任其咎故公子騑者從夷之人弒君之賊也而公子發公孫輒惟騑是從惡積而不可掩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所謂上慢下暴而致寇至孔子以為盜之招也此所以不稱殺其大夫也與

戍鄭虎牢

傳諸侯之

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胡氏傳虎牢之城不繫鄭者責在鄭也戍而繫鄭者皐諸侯也愚謂皐諸侯者責霸主之寡謀前年戍陳不能制楚以保陳矣又踵前轍而勞諸侯以戍守罷敝中國恃力逼小豈霸主服人之道乎故反繫之鄭以皐之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傳楚子囊救鄭十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耻也合諸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皐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胡氏曰以救許楚所以深皐諸侯不能保鄭

肆其陵逼曾荊楚之不若也

公至自伐鄭 襄陵許氏曰書楚救鄭而致公知諸侯之避楚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杜氏註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傳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正義曰往前民皆屬公家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其邑之民為巳之車乘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巳有故三家各自壞舊時車乘部伍以足成三軍也季氏使所分得國內三分有一之人以其役與邑皆來入季氏者則無公征若不以役邑入季氏則使公家倍征之役今之丁也邑賦稅也設利害以驅民使入巳耳民畏倍征則盡歸季氏所分得

者無一入公也孟氏於子弟之中課取其一又分半以歸公也叔孫氏使子弟盡為已臣唯以父兄歸公耳故昭五年傳云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言不臣父兄取二分而二分歸公也孟氏取其半又如叔孫所取其中止取其半以半歸公取一分而三歸公也○呂氏曰孟氏稍弱所以只使半為臣季氏強直欲盡無公室也○胡氏傳詩頌復古言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則臣下無私民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享范獻子而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其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以示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穀梁傳夏

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避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我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我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公羊穀梁作京○亳任氏云即鄭地偃師也故湯都○傳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城北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侯

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薀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兹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胡氏曰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其載書雖有隊命亡氏踣其國家之言渝之而不顧噫慢鬼神至此而盟猶足恃乎

公至自伐鄭穀梁傳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

楚子鄭伯伐宋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

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蘇氏曰鄭與會也自八年後晉楚爭鄭三年之間晉人四以諸侯伐鄭楚輒救之晉用知罃之謀未嘗與楚人戰至是楚不能應遂全師以服鄭於是鄭固與晉二十餘年楚不能爭雖城濮之克不能過也○程子傳鄭不可信而悼公推誠以待之不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自此鄭不背晉者二十四年○臨江劉氏曰悼公之服鄭也有道其信義著於諸侯非一日之積此善之可嘉者也鄭伯之欲從中國也亦非一日之積逼於楚之强而未果此不能之可矜者也然則晉之取鄭鄭之下晉不始於會蕭魚之日其信已在前矣至其會也諸侯以小息中國以小安是乃有貴乎約信者也其義不言而諭不盟而一故略其文以見其實蓋春秋成人之美之意也不以戰伐為

善不以盟誓為信示以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而遠人服矣為天下豈可以詐力哉

公至自會

穀梁傳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程子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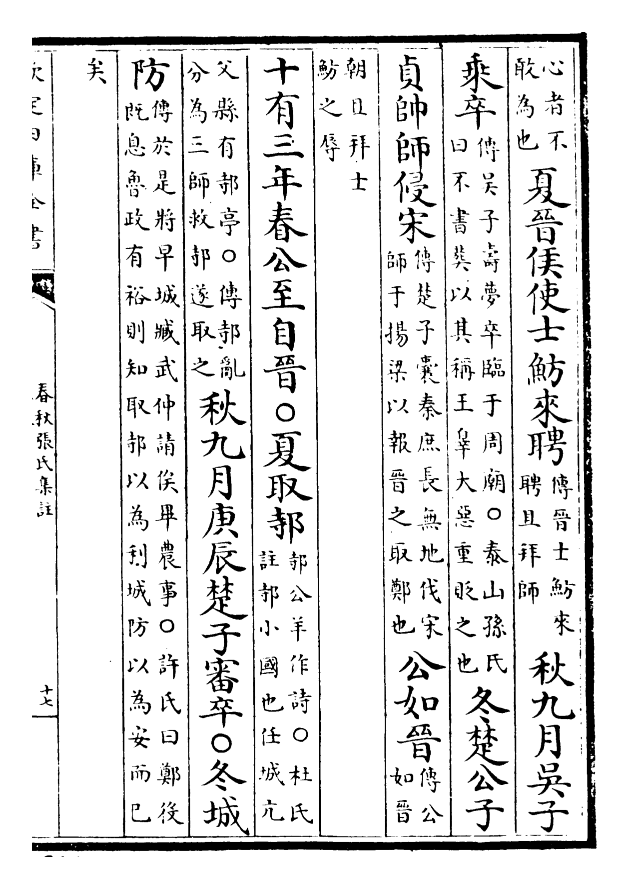
霄穀梁作宵○陸淳曰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以已執也○許氏曰書楚執良霄見楚之力盡於是矣

冬秦人伐晉

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台穀梁作邰杜氏註琅邪費縣有台亭○公羊傳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穀梁傳受命而救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胡氏傳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



心者不敢為也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傳晉士魴來聘且拜師秋九月吳子乘卒傳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泰山孫氏曰不書葬以其稱王皋大惡重貶之也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傳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揚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公如晉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邿公羊作詩○杜氏註邿小國也任城亢父縣有邿亭○傳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傳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許氏曰鄭役既息魯政有裕則知取邿以為利城防以為安而已矣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吴于向 蠆公羊作蠆○傳吴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吴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大敗吴師吴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吴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吴之不德也以退吴人○襄陵許氏曰四卿帥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大夫張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

以進及涇不濟衛北宮懿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己未衛侯出奔齊

衛侯下公羊有衎字○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丘宮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及竟公

使祝宗告亡且告無辠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辠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辠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辠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辠也告亡而已無告無辠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寗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杜氏註諸侯之策書孫寗逐君春秋以衛侯自取奔亡之禍故諸失國者皆不書逐之賊也○襄陵許氏曰逐君之惡未有若林父者矣鄭厲衛惠猶以禮去者也春秋之季君弱臣強衛獻出奔不名所以抑強臣定常君而存大義也

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

子貟帥師伐吳傳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傳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襄陵許氏曰衛人立剽非正也而謀定之則正弗勝矣林父在位是以知其謀定剽也○愚案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於會足見晉為霸主抑君而臣是助其書于策則晉大夫之黨孫林父皐惡具見左氏所載師曠中行偃之言專皐其君情可見矣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已亥及向戌盟于

劉 劉魯地○傳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襄陵許氏曰不盟于國而盟于劉崇向戌故公弱甚矣

劉夏逆王后于齊 杜氏註劉采邑夏名劉夏天子之士也○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常山劉氏曰昬姻者人倫之本王后者天下之母劉夏非三公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不尊天下之母禮何以興而風化何以成乎○胡氏曰或曰天子必親迎信乎太上無敵於天下雖諸父昆弟莫不臣適四方諸侯莫敢有其室若屈萬乘之尊遠行親迎之禮則何無敵於天下之有或曰王后所與共事天地宗廟繼萬世之重者其禮當如何使同姓諸侯主其詞命卿往逆公監之父母之國諸卿皆送至於京師舍而止然後天子親迎以入其納王后之禮乎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傳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常山劉氏曰武備不謹成郛見

閭救患當速乃復畏避公之所為可知矣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鄆

常山劉氏曰由不能救成故成鄆見壞而城也愚謂待事之無及敵去而後城亦已晚矣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悼公卒政逮大夫之徵也

邾人伐我南鄙

傳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襄陵許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強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文襄失政大夫益竊國柄齊與邾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則是無他故民分於三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傳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踰月而葬速也

三月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溴水名杜氏註出河内軹縣東南至温入河○蘇氏曰衛侯剽也二十五年衛侯入于夷儀衎也二君皆稱衛侯猶鄭突及忽皆稱鄭伯也○傳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梁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公羊傳諸侯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穀梁傳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胡氏傳

上二年春會于向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夏會伐秦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為政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既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捄常情忽於未兆而弗預謀荀偃怒大夫盟而晉靖公廢趙籍韓虔魏斯為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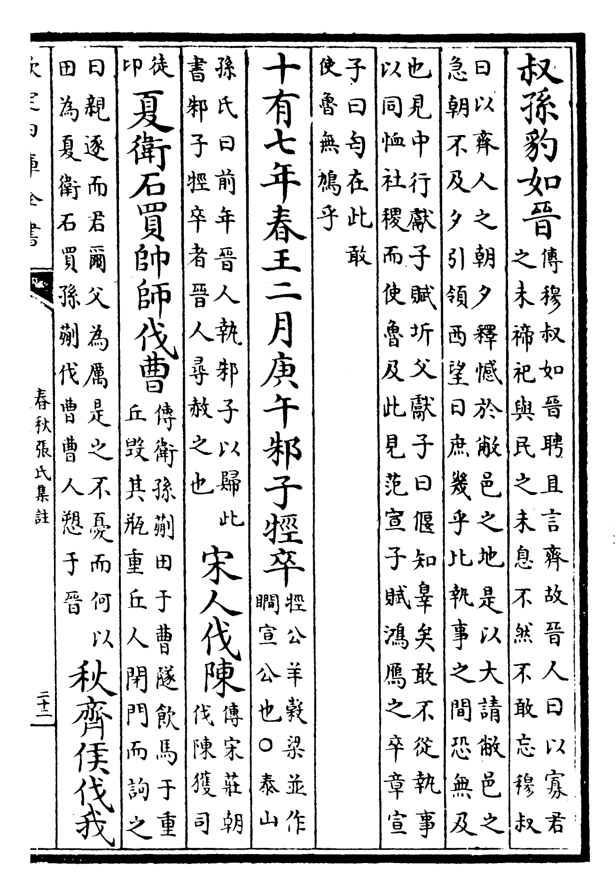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傳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臨江劉氏曰前此者邾莒交伐魯晉將討焉未及而悼公卒平公即位會于溴梁於是執邾莒之君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之君子正已而物正先自治而後治人晉侯之正未能以行其國而執人固所以非伯討也何氏註諸侯有辠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錄以歸惡其專也○愚案孔

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春秋之初已自諸侯出矣然莊十三年之前皆諸侯出而權未一也自齊桓既立晉文繼霸中國之政齊晉專之然猶在諸侯也至今年以後則皆自大夫出矣故於此書大夫盟著世變之益降也

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傳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六月次于棫林伐許次于函氏○襄陵許氏曰晉卿主兵而先鄭伯臣不可過君也○愚謂許男有從中國之志而大夫沮之足以見一時之俗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傳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大雩○冬



叔孫豹如晉 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牼公羊穀梁並作瞯宣公也○泰山孫氏曰前年晉人執邾子以歸此書邾子牼卒者晉人尋赦之也

宋人伐陳 傳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傳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曹人愬于晉

秋齊侯伐我

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桃公羊作洮公穀高厚上並有齊字○桃杜氏註弁縣東南有桃虛○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於旅松鄹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泰山孫氏曰三年之中君臣加兵于魯者四齊之不道可知也

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傳宋華閱卒華臣弱皐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辠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華臣出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傳為齊故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公羊傳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劉氏傳夷

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不與其朝者所以懲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九譯而獻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傳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為曹故也○劉氏傳石買以君命聘於晉晉人執之晉能知石買之伐曹為惡矣而未能知孫氏逐君之為惡也蒯者孫林父之子也○愚謹案石買之執有三失焉舍大而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也不歸于京師三也三者有一不得為伯討而況於兼而有之乎

秋齊師伐我北鄙

穀梁作齊侯○襄陵許氏曰四年之中六伐鄙而四圍邑又從邾莒以助其虐諸侯之陵暴未有若是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幾亡其國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傳齊侯伐我北鄙晉侯伐齊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馬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家以告公公恐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諫太子抽劔斷鞅乃止甲辰東侵濰南及沂○孫氏曰齊為不

道數侵諸侯言同者諸侯同心疾齊也○程氏傳書同圍見諸侯之惡齊○襄陵許氏曰環而攻之焚其四郭故謂之圍曰同圍齊言得辠於天下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襄陵許氏曰負芻之惡不容於堯舜之世春秋書卒與葬以刺王政之不行著世之亂也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于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于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蔿

于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柯公羊作阿杜氏註祝柯縣今屬濟南郡後漢志平原郡祝柯地譜齊州禹城縣齊邑○傳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棐諸侯不序同圍之諸侯也

晉人執邾子 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愚謂政自大夫出故前年執邾子以歸以伐魯故也邾人宜有所懲戒而伐魯無忌如此霸威之不足以令諸侯可以自反矣○臨江劉氏曰此其為非伯討柰何邾人伐魯晉人疾之執其君以劫其地然則曷為不言以歸釋之也曷為釋之未得其地故劫之已得其地故釋之執君取地不以王命而皆出於大夫何以服

人心而正其辠乎

公至自伐齊胡氏傳同圍齊以伐致何也見齊靈無道宜得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辠辭也春秋於此有沮橫逆抑強暴之意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自作孽不可逭齊侯環之謂矣

取邾田自漷水杜氏註取邾田以漷水為界也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傳見上文註○案言取邾田則非魯之舊可知異於濟西汶陽之取而恃霸威以強取明矣魯肆強奪邾失漷水田而廣其界我相繼來奔邾自是始衰亂矣

季孫宿如晉傳如晉拜師

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傳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謹案欒魴不書孫林父并將也夫討強暴之罪而使逐君之大夫尸其事則晉何以服齊故特書林父主兵以辠之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環公羊作瑗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

聞齊侯卒乃還傳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杜氏註詳錄所至及還者明其得禮○愚謂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三軍之進退將實司之揔殺伐之柄以臨有喪君子所不忍尚何撣惟請命以自累其作止乎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曽子言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政臣者使半為臣之類故傳記多稱獻子之賢有足法也

齊殺其大夫高厚傳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霊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八

月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謹案殺高厚者崔杼也杼雖擅生殺之柄亦莊公之所欲也以累上之詞言之可謂著明矣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嘉公羊作喜○傳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辠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胡氏傳嘉則有辠矣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弃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辠之意

冬葬齊靈公○城西郛傳懼齊也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杜氏註魏郡內黄縣東北有柯城○傳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肹敢不承命

城武城杜氏註泰山南武城縣○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傳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杜氏註莒數伐魯前年盟督揚故二國自復盟結好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杜氏註澶淵在頓丘縣南一名繁汙衛地案唐置澶州今屬開德府臨河縣○傳盟於澶淵齊成故也○襄陵許氏曰自文十四年新城之役諸侯參盟則書同同盟云者名生於不足也平公祝柯澶淵之盟不書同此悼公之遺烈也與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傳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襄陵許氏曰祝柯之會既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譏已甚也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為蔡殺其大夫

公子燮燮穀梁作濕蔡公子履出奔楚傳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胡氏傳公子燮謀國之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辠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履其母弟進不能正國退不能逺害懼禍而奔從於夷狄書者辠之也陳侯之弟黄出奔楚黄公羊穀梁作光○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黄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黄出奔楚書曰陳侯之弟黄出奔楚言非其辠也公子黄將奔呼于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襄陵許氏曰二慶執陳之權外介大國以奔其君之弟而哀公力不能正則國何恃而不亡叔老如齊傳齊子初聘于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

孫宿如宋傳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傳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杜氏註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任公輔曰兗州鄒縣即南平陽也後漢山陽南平鄉有漆亭山陽南平陽有閭丘亭○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

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陸淳曰以地來即叛也不言叛為內諱也諱受叛臣也○劉氏傳漆一邑也閭丘一邑也曷為不言及公邑言及私邑不言及私邑者所受於君食之者也公邑者非食之者也○胡氏傳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謹之也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昏接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書來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辠亦見矣

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

傳欒黶娶於范宣子生盈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

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劉氏意林不以范匄逐之為文而以盈之自出為說使盈無可逐之釁則匄不得逐矣匄之辠易見盈之失難知此春秋所以深探其情而大正其本也道莫難於治治天下而天下之治在國國之治在家家之治在身身不治國家不可得而治也詩之首二南書之首堯舜皆原於此矣春秋述堯舜者也是以謹於人道之始閨門之内易曰閑有家悔亡家之不閑悔不亦宜乎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襄陵許氏曰比年食今又比月食蓋此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禍變重矣

曹伯來朝

曹武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傳會於商任錮欒氏也○襄陵許氏曰欒

氏之出非其辠也徒以攉臣私相忌惡何有於國平公受其激怒勤動諸侯以逞范鞅之積憾必欲使盈無所容於世故盈發憤卒興禍亂此皆以私敗公足以為古今之至戒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羊穀梁邾子下有滕子○傳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而告人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胡氏傳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

不係衆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勑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勲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得納焉何其已甚也楚逐申公巫臣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弃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辠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泄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讎吾不忍也遂縊而死○劉氏傳追舒之為人臣也足以殺其身矣然而

楚子與人之子謀其父其刑已甚不可以行乎天下故稱國以殺辠累上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傳杞孝公卒

夏邾畀我來奔畀公羊作鼻○杜氏註畀我庶其之黨○泰山孫氏曰書畀我來奔惡內也惡鄉受邾叛人邑今又納邾叛人也

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黄自楚歸于陳傳陳侯如楚公子黄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黄○穀梁傳稱國以殺辠累上也及慶寅慶寅累也○呂氏曰慶虎慶寅之辠不等故言及也○胡氏傳人君擅一國之利勢使權臣暴蔑其身而不能遠欲去其親而不能保譖愬

之於大國而不能辨至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則非君人之道也故二慶之死稱國以殺公子黄之出特以弟書者譏歸陳侯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曲沃在河東聞喜縣○劉氏傳

曲沃欒氏之邑也然則曷為不言叛非叛者也刼衆以敵君直亂而已矣○傳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子私焉故因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樂王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惟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

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劒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劒以帥卒欒氏退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蘇氏曰欒盈自齊入于曲沃不言自齊何也齊之納欒盈非以兵納之也譬如盜賊私納之耳○胡氏傳復入者甚逆之詞為其既絶而復入也曲沃者所食之地當是時權寵之臣各以利誘其下使為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分者也故聞語欒孺子者則或嘆或泣而樂為之死盈從之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弃欒氏又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甚急使無所容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以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其為後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傳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

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襄陵許氏曰齊間欒氏之難故能得志於晉而莊公禍亂之成著於此矣書齊侯本其惡也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榆公羊穀梁作渝杜氏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常山劉氏曰晉有欒盈之難重以齊侯之伐魯命豹帥師救之斯義事也豹反急弃君命不恤同姓之憂次於雍榆卒不克救豹辠明矣○蘇氏曰聶北之役先言次而後言救案兵待時卒能救邢故以救終之也雍榆之役先言救而後言次

以救晉出兵而盤桓於雍榆不及於事故以次終之也

己卯仲孫速卒 杜氏註孟莊子也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申豐趨退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吾言必為孟孫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户側季孫至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

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孫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杜氏註阿順季氏為之廢長立少以取奔亡書奔辠之

晉人殺欒盈

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公羊傳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泰山孫氏曰不言其大夫者欒盈出奔楚當絶也稱人以殺從討賊詞

齊侯襲莒

杜氏註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高郵孫氏曰以強攻弱又掩其不備焉書曰齊侯襲莒蓋侵伐之中而辠之尤者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夏楚子伐吳傳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襄陵許氏曰春秋三書日食既桓三年以周桓敗宣八年以楚莊興至是而中國諸侯皆受盟於楚矣齊崔杼帥師伐莒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大水襄陵許氏曰夷儀之會以水不克伐齊則知水之所被廣矣非特魯之災也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漢五行志曰董仲舒以為比食又既象陽將絶外域主上國之象也後六君弑楚子伐鄭滅舒鳩魯侯朝之卒主中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儀見僖元年註○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傳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啓彊帥師送陳無宇○襄陵許氏曰夷儀之師不能正齊之亂而徒致棘澤之役以為鄭難則其救不足錄矣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襄陵許氏曰鍼宜咎之事無間焉爾而以慶氏黨逐則其人亦可知矣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叔孫豹如京師傳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襄陵許氏曰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乃始有叔孫豹以罕書也蓋自是不書聘王矣大饑穀梁傳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

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胡氏傳古者救荒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廪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傳崔杼伐我北鄙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晋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傳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子因是又以其閒伐晋也曰晋必將報

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皐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丁丑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

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胡氏傳莊公見弑賈舉州綽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也雖在屬車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死非其所比諸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也雖殺身不償責安得以死節許之哉○寒陵許氏曰齊莊勢陵大邦衆暴小國而又躬亂臣室淫肆不君故使崔杼因民不悉以與敵市此足以為世鑒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傳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

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泰山孫氏曰晉再合諸侯將伐齊齊人懼弑莊公以求成晉侯許之八月巳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是也莊公復背澶淵之盟加兵晉衛信不道矣然齊人弑莊公以求成逆之大者晉侯不能即而討之以正齊國之亂曷以宗諸侯哉宜乎大夫曰熾自是卒不可制也故先書崔杼之弑以著其惡○胡氏傳夫晉本為報朝歌之役來討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弑則宜下令三軍建而復旆問齊人以莊公之故執崔杼而戮之謀於齊衆置君以定其國示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今乃知辠不討而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産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

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秋

八月已巳諸侯同盟于重丘重丘在曹州乘氏縣有故城○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胡氏傳崔杼既弒其君晉侯受其賂而許之成故盟于重丘特書曰同○或曰同盟之書自幽以來皆假王制以約束諸侯何獨此盟皐之之深如胡氏之言乎愚案二幽之盟合諸侯以共尊周而諸侯聽命也重丘之盟合諸侯將以討齊乃受賂而釋之且列弒君之齊於盟也天下之惡孰大於是即其所同之實而觀之晉侯之皐亦一齊也故曰一美一惡無嫌於同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杜氏註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懸衛衎失國使衛分之一邑○傳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

夷儀崔杼止其帑以求五鹿八月衛獻公入于夷儀○胡氏傳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或不名者何也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書其名著王法以絶之衛侯衎其冢卿失國出奔固不為無辠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内或營其外有歸道焉其義猶未絶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甯喜弑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絶人之意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傳二十四年吳人為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辠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二十五年楚薳子馮卒屈建為令尹舒鳩人卒叛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大敗遂圍舒鳩八月楚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夏公羊作蠆○傳鄭子産獻捷于晉晉人受之十月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

十有二月吴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公羊穀梁並作謁○傳吴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吴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從之吴子門焉牛臣隐於短牆以射之卒○穀梁傳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吴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吴子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吴子之自輕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傳二十年衛甯殖疾召其子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

則吾子也不然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喜許諾殖卒二十五年冬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于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

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喜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或問甯喜弒衛侯剽既有其父之命矣經於衎之出不以名書是其位未嘗絶也曷為書喜之辠不從末減乎愚以為人臣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可以二者也殖既從林父之逐衎共立剽而臣事之十餘年矣其可以反易天常而命其子乎君臣之分如天冠地屨不可一日易者也殖之命其子可謂悖矣故太叔儀責其視置君不如奕棊而知其身之不免以及其宗也喜也輕徇父命而不知諫躬犯大惡書以弒君辭而不可得矣故春秋者聖人所以定天下之大分而示萬世臣子之法不可不審思而明辨之也○襄陵許氏曰君臣之分一正而不可復易此聖人所以定天下之經也○劉氏曰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季子然曰然則從之者

與曰弑父與與君亦不從也自此論之其任重其責厚小從皐也大從惡也夫據國之位而享其祿臨禍不死間難不圖偷得自存之計使篡弑因已而立後雖悔之不可及已里克趙盾寗殖之貶不亦宜乎夫三子之皐方諸商人陳乞則輕重有間矣然而春秋不別也以謂君臣之間義不容失故其文一施之所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傳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皐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杜氏註衛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為叛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傳衛侯入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于門者頷之而已○胡氏傳衛侯出奔入于夷儀皆以爵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久矣此生于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

刑猶夫人也則是因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愚案春秋名衎與衛侯鄭殺叔武公子瑕名之同意然甯喜以納君而見殺則方之成公衎為甚矣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杜氏註澶淵衛地又近戚田○傳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復愬于晉晉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取衛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胡氏曰趙武貶稱人助孫氏也鄭良霄獨不貶者案左氏鄭伯為衛侯故如晉則知其不助孫氏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傳初宋芮司徒生女子共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内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為

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辠也乃亨伊戾○泰山孫氏曰稱君以殺世子甚之也○胡氏傳賊世子痤者寺人之譖也而獨辠宋公何哉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嫡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内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直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

晉人執衛甯喜

傳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公羊傳此執有辠何以不得為伯討不以其辠執之也○劉氏傳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甯喜如晉晉人執之曰爾曷為納君而伐孫氏也云爾非伯討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 許

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産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于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奐公羊作瑗○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

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齊人許之如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為會于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壬戌楚公子黒肱先至成言于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于楚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晉楚各處其偏○泰山孫氏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則又甚矣何哉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也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諸侯莫有見者此天下之政中國之

事皆大夫專持之可知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鱄穀梁作專○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終身不仕○高郵孫氏曰喜弑剽而立衎衎反國而復用之既而以其私殺之喜雖有辠而衛侯殺之不以其辠矣昔里克弑奚齊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二君之殺其大夫皆以其私里克甯喜之見殺皆不以其辠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也○穀梁傳專其曰弟何也專有

是信者故出奔晉織絇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劉氏意林衛侯忌小忿以誅有功損大信以疑至親使鱄至於去國逃死者無人君之道故也當此之時鱄以全身不離於惡名為智以毋使其兄有誅弟之惡為義以不翹世以自潔為忠以不仕而能矯國之失為廉可謂重己乎是乃君子之所貴也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傳辛巳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趙孟患之以告叔向叔向曰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

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毋爭先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劉氏傳豹何以名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地于宋以宋為主也○胡氏曰此一地也曷為再言宋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宋之盟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篡弒之賊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禮聖人至此哀人倫之滅傷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故會盟同地而再言宋者貶之也○呂氏曰晉楚之從交相見夷夏之分自此不復辨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 傳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

邾子來朝 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秋八月

大雩（傳：旱也）仲孫羯如晉（傳：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冬齊慶封來奔（傳：二十七年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无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无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慶封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弃彼矣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无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遂見慶封慶封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慶封當國二十八年慶封好田而嗜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内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内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冬十月慶封田于萊十一月乙亥嘗於太公之廟慶舍涖事

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死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内宫弗克反陳于嶽請戰弗許遂來奔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與之朱方富於其舊

十有一月公如楚傳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泰山孫氏曰公朝楚者桓文既死夷狄日熾中國日微故公遠朝強夷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胡氏曰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距四十二日則閏月之驗也然不以閏書見喪服之不數閏也○呂氏曰此明閏月之驗然不書閏者閏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又有定例故不必每月發傳此范甯之說也然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蓋預專據左氏說經以二十七年十二月辰在申司歷再失閏二十八年春頓置兩閏故此年正月得以無冰為災而書孔穎達又以為甲寅乙未不

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之法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傳公在楚楚人使公親禭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問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公羊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胡氏傳歲之首月公如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為夷狄所制以侯其葬而不得歸內為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使後世臣子戴天履地視君父之危且困必有天威不違顏咫尺食坐見於羹牆之意而不以須刻忘也此義一行豈敢有顧其家與身而不恤國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者乎○劉

氏意林曰有公則無所復存存公則疑於失國在易坤之剥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黄夫嫌於無陽而後稱陽猶嫌於無君而後稱公安可弗察邪

夏五月公至自楚

穀梁傳公在楚閔公也公至自楚喜之也致君者殆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義也

庚午衛侯衎卒○閽弑吳子餘祭

傳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弑之○公羊傳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刑人則曷為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傳閽門者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弑吳子餘祭仇之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

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儀公羊作齊左氏無邾人○傳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胡氏傳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親九族然有父族而後及母族有母族而後及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為刺也晉主夏盟令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之業奬王室而夏肄是屏可謂知本乎平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而作詩此揚之水所以降為國風也城杞之役亦不待貶絶而可見矣○襄陵許氏曰齊桓城衛而諸侯歸心焉者桓公之志公天下也晉平城杞而人疾其役其志私也動又不時能無擕乎

晉侯使士鞅來聘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傳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吳子使札來聘 傳吳公子札來聘通嗣君也○公羊傳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季子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兄弟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簒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常山劉氏曰札何以不稱公子辭國而生亂者札為之也吳子壽夢有四子季則札也壽夢欲立札札辭而去遏緣先君之志約以次必致國於札夷昧之卒

扎宜受命以安社稷而徇匹夫之節辭位以逃夷昧之子僚於是代立遏之子光乃弑僚而代之是以吴之亂扎實為之也故春秋因扎來聘去其公子以示貶焉○愚謹案春秋之書季扎無以異於秦術楚椒然則聖人不貴讓乎曰辭讓之心人皆有之至於義之所當受分之所當處而不得辭雖聖人不敢徇小節而以退讓為安舜禹之受天下季歷武王之受國皆擇乎時中當其可而居之者也季子者其父命之其兄遜之受之則父兄之意慊而國家安禁不受則父兄之命塞而適以長亂君子於此將何處而可哉況身為貴戚古之聖賢未有視社稷之安危若是恝者微子箕子比干之在商反覆詔告自靖自獻以求無愧於先王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蓋必若是而後心德始全而吾可以有辭于永世矣季子為其父之所立其兄之所屬違父兄之命而徒以潔身而去為高觀宗國之危亂僚與光之相殘賊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正夫子所謂果哉末之難矣者其役

位而待之言曰非我生亂君子殆未之信也劉賈夫之傳得聖人之旨矣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杜氏註高止高厚之子北燕燕國薊縣愚案南燕見桓十二年註北燕名公奭之後姬姓之國至此始見於經○傳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襄陵許氏曰案傳子尾子雅實放高止而經書出奔君子以為大夫而放于君可也臣放大夫是無君也不可以訓故以出奔書也

冬仲孫羯如晉

傳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罷公羊作頗下同○傳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愚案魯以君朝而楚以大夫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夷夏不辨楚人

行霸主之禮於中國非晉平趙武之責而誰責哉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傳蔡景侯為太子般娶于楚通焉太子弑景侯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伯姬上公羊穀梁無宋字○傳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穀梁傳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劉氏意林曰使共姬避火而全生未足以害其貞也然而不以己之可以全其生之故而違天下之常義此安乎性命者乃能之故審乎死生之度辨乎榮辱之境知禮之重重於生辱之甚甚於死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何以過乎詩曰彼已之子舍命不渝○襄陵許氏曰王化始於正家春秋撥亂謹禮以宋共姬為婦

道之表故詳錄焉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佞夫公羊作年夫○傳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嘆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嘆而言曰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戚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儋括圍蒍逐成愆成愆奔平畤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殺其弟佞夫皐在王也○穀梁傳甚之也○愚崇王者之道親親而及天下則治有序别嫌疑以明賞罰則政有經周景王初立儋括謀亂而免佞夫不知而死所厚者薄本心亡矣所以終欲黜嫡立庶而致子朝之亂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穀梁無下宋字○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隐之也其稱謚何賢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傳二十九年鄭伯有

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强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已巳鄭大夫盟于伯有氏三十年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宫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于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穀梁傳不言大夫惡之也○劉氏傳曷為不言復入位未絶也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討賊之辭也○愚謂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辠焉春秋含公孫黑專伐之辠而罪良霄

何也曰嗜酒而不恤政汰侈而好爭伯有之所為有喪家亡身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免於死乎既亡而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正名以討賊之辭也春秋於喪國失家者皆不書所逐之人以明其身之有辠使有國有家者兢兢自謹而求所以保身也知所以反身自修之道則奔亡之禍逺矣此春秋之大義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非深於春秋者其孰能知之冬

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澶淵衛地

胡氏傳

春秋大法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況世子之於君父乎蔡景公何以獨書葬遍刺天下之諸侯也葬送之禮在春秋時視人情之踈密而為之者也有嘗同盟卒而不赴者有雖同姓赴而不會者則以哀死而致襚為輕弔

生而歸賻為重必矣今蔡世子般弒其君藏在諸侯之策而往會其葬是恩義情禮之篤於世子般不以為賊而討之也世子弒君是幾于禽獸之不若也而不知討豈不廢人倫滅天理乎故春秋大法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公特書葬者聖人深痛其所為偏刺天下之諸侯也○傳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

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宫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不書魯大夫諱之也

○劉氏傳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其所為何譏何譏爾晉人與諸侯十二國之大夫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謀之也曰更宋之所喪雖死者不可復生其財復矣非務也何言乎非務會者講禮正刑一德紀天下也蔡侯弒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微矣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又意林曰天下之事不一也君子慮所遠而小人恤所近夫災雖

諸侯所當救然而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周其乏粟足以濟其用則已矣非所以為天下之憂也彼天下之憂者臣弑君一子弑父二如是則異類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故孔子論天下之信則曰寧去食論陳恒之變則曰請討之其察於道之輕重緩急大小先後也審矣豈以姑息愛人哉○胡氏傳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絶無父無君禽獸逼人雖得天下弗能一朝居矣昔者伯禹過門不入放龍蛇也周公坐以待旦驅猛獸也今世子弑君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戒于火自亡其財茍其來告弔之可也則合十二國之大夫而謀更其所喪尚為知類也乎蔡之亂猶人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諸桐梓雞犬之亡失也以為未之察也可謂不智茍察之而不謀亦不仁矣是故諸國之大夫貶而稱人魯卿諱而不書又特言會之所為以垂戒後世其欲人之自别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愚謹案父子

君臣之變自文元年楚以商臣書此猶夷狄之事也及是年蔡以中國之臣子為之而魯會其葬晉合諸侯為會而所恤者宋之火災而已故於此章三致意焉既變例書蔡景公之葬又人諸侯之大夫而諱魯卿又特書曰宋災故而閔中國之胥為僭竊以見深傷之意者為可知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公傳作楚宮六月辛巳薨于楚宮○杜氏註公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襄陵許氏曰公還自楚不能增修政德而反勤民傷財務作楚宮公之志亦荒矣其何振之有又况變夏從夷亂國經常所以為不祥之道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傳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

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嫡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泰山孫氏曰襄公太子未踰年之君也名未葬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胡氏傳般亦弒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辨乎曰閔公内無所承不書即位則般之弒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異矣○杜氏註不書葬未成君也

己亥仲孫羯卒

傳孟孝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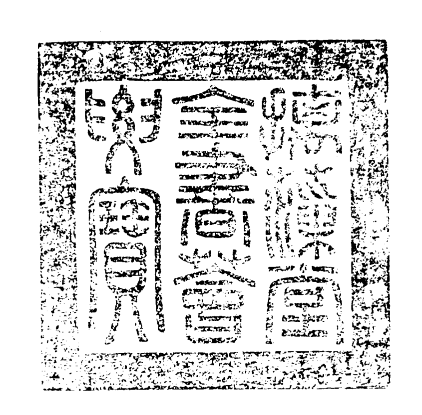
傳滕成公來會葬癸酉葬襄公○襄陵許氏曰子大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滕子會葬非禮也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傳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

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吴出也○陸氏辯疑曰據傳則展輿弑其父不當不書恐傳是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誤以之為以字

春秋卷八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　攸

謄録監生臣趙友彬